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二十下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録監生臣曹師曾

舊唐書卷二十下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本紀第二十下

哀帝

哀皇帝諱柷昭宗第九子母曰積善太后何氏景福元年九月三日生於大内乾寧四年二月封輝王名祚天復三年二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充諸道兵馬元帥天祐

元年八月十二日昭宗遇弒翌日蔣玄暉矯宣遺詔曰我國家化隋爲唐奄有天下三百年之盛業十八葉之耿光朕自纘丕圖垂將二紀雖恭勤無怠屬運數多艱致寰宇之未寧覩兵戈之屢起賴勲賢恊力宗社再安豈意宮闈之間禍亂忽作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潛懷逆節輒肆狂謀傷疻既深已及危革萬機不可以久曠四海不可以乏君神鼎所歸須有纘繼輝王祚幼彰岐嶷長實端良褎然不羣予所鍾愛必能克奉丕

訓以安兆人宜立為皇太子仍改名柷監軍國事於戲
孝愛可以承九廟恭儉可以安萬邦無樂逸遊志康寰
宇百辟卿士佑茲沖人載揚我高祖太宗之休烈是日
遷神柩于西宮文武百寮班慰於延和門外其日午時
又矯宣皇太后令曰予遭家不造急變爰臻禍生女職
之徒事起宮奚之輩皇帝自罹鋒刃已至彌留不及顧
遺號慟徒切定大計者安社稷纂丕圖者擇賢明議屬
未亡人須示建長策承高祖之寶運繫元勲之忠規伏

示股肱以匡沖昧皇太子柷宜於柩前即皇帝位其哀制並依祖宗故事中書門下准前處分於戲送往事居古人令範行令報舊前哲格言抆淚敷宣言不能喻帝時年十三乙丑監國柩前即位宜差太常卿王溥充禮儀使又令太子家令李能告哀於十六宅丙午大行皇帝大殮皇太子柩前即皇帝位己酉矯制曰昭儀李漸榮河東夫人裴貞一今月十一日夜持刃謀逆懼罪投井而死宜追削為悖逆庶人蔣玄暉夜旣弑逆詰旦宣

言於外曰夜來帝與昭儀博戲帝醉為昭儀所害歸罪宮人以掩弒逆之跡然龍武軍官健備傳二夫人之言於市人尋用史太為棣州刺史以酬弒逆之功庚戌羣臣上表請聽政甲寅中書奏皇帝九月三日降誕請以其日為乾和節從之乙丑百寮赴西宮殯訖釋服皇帝見羣臣於崇勳殿西廊下中書帖令月二十四日釋服後三日一度進名起居丙辰勑朕奉太后慈旨以兩司綱運未來百官事力多闕旦夕霜冷深軫所懷令於內

庫方圓銀二千一百七十二兩充見任文武常祭官救
接委御史臺依品秩分俵是日皇帝聽政丁巳勑乾和
節方在哀疚其内道場宜停戊午遣刑部尚書張禕告
哀於河中全忠號哭盡哀庚申勑乾和節文武百寮諸
軍諸使諸道進奏官准故事於寺觀設齋不得宰殺只
許酒果脯醢辛酉勑三月二十三日嘉會節伏以大行
皇帝仙駕上昇靈山將卜神既遊於天際節宜輟於人
間准故事嘉會節宜停九月壬戌朔百官素服赴西内

臨進名奉慰戊辰大行皇帝大祥百官素服赴西内臨
已巳勅右僕射門下侍郎禮部尚書平章事裴樞宜充
大行皇帝山陵禮儀使門下侍郎平章事獨孤損宜充
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鹵簿使權知河南
尹韋震充橋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庚午皇帝
釋服從吉中書門下奏伏以陛下光繼寶圖纂承丕緒
教道克申於先訓保任實自於慈顔今則正位宸居未
崇徽號伏以大行皇帝皇后母臨四海德冠六宮推尊

宜正於鴻名敬上式光於睿孝望上尊號曰皇太后奉
勅宜依又勅輝王府官屬宜停辛巳山陵橋道使改差
權河南尹張廷範其頓遞陵下應接等使並令廷範兼
之庚寅中書奏太常寺止皷兩字敬上字犯御名請改
曰肇從之十月辛卯朔日有蝕之在心初度壬辰全忠
自河中來朝赴西内臨祭訖對於崇勲殿甲午勅檢校
太保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可復本姓名李彦威貶崖州
司户同正檢校司徒右龍武統軍氏叔琮可貶貝州司

戶同正又勑彥威等主典禁兵妄為扇動既有彰於物論兼亦繫於軍情謫掾遐方安能塞責宜配充本州長流百姓仍令所在賜自盡河南尹張廷範收彥威等殺之臨刑大呼曰賣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謗其如神理何操心若此欲望子孫長世可乎呼廷範謂曰公行當及此勉自圖之是日全忠歸大梁丙申制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兼鄆州刺史上柱國東平王食邑七千戶張全義本官兼河南尹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

察等使判六軍諸衛事皇帝即位行事官左丞楊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四百户吏部侍郎趙光逢進開國公加食邑三百户右散騎常侍賓回給事中孫續户部郎中知制誥封舜卿等加勳階禮儀使太常卿王溥與一子八品正員官書實冊官吏部尚書陸扆刑部尚書張褘扆與一子八品正員官褘加階太子太保盧紹卒魏博羅紹威進救接百官絹千匹綿三千兩十一月辛酉朔癸酉午時日有黄白暈旁有青赤紉楊行密攻光州

又急攻鄂州杜洪遣使求援全忠率師五萬自頴州渡淮至霍丘大掠以紓之行密分兵來拒乙酉勑據太常禮院奏於十二月内擇日冊太后者朕近奉慈旨以山陵未畢哀慼方纏凡百有司且虔充奉吉凶之禮難以並施太后冊禮宜俟山陵畢日庶得橋山攀慕彰盡節於羣臣蘭殿承榮展盛儀於朕志情既獲遂禮實宜之付所司已丑嶺南東道辦州宜改為勳州十二月辛卯朔癸卯權知河南府尹和王傅張廷範宜復本官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充山陵副使權知河南尹天平軍節度副使韋震權知鄆州軍州事

二年春正月庚申朔楊行密陷鄂州執節度使杜洪斬於揚州市鄂岳蘄黃等州入行密全忠自霍丘還大梁甲子太常卿王溥上大行皇帝謚號廟號乃勅右僕射平章事裴樞撰謚冊中書侍郎柳璨撰哀冊辛未勅朕祗荷丕圖仰惟先訓方迫遺弓之痛俯臨同軌之期將

展孝思親扶護衛皇太后義深嗚鳳痛切攀龍亦欲專奉靈輿躬及園寢兼盡追摧之道用終克敬之儀其大行皇帝山陵發引日朕隨太后親至陵所付中書門下宜體至懷羣臣三表論諫乃止二月庚寅朔壬辰制以前知鄜州軍州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劉鄩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檢校左僕射朱漢賓為右羽林統軍丙申羣臣告諡於西宮己亥勅今月十一日大行皇帝啟攢宮准故事坊市禁音樂至二十日掩玄宮畢如舊

庚子啟攢宫文武百寮夕臨於西宫丁未靈駕發引濮王已下從皇帝太后長樂門外祭畢歸大内己酉葬昭宗皇帝於和陵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為工部尚書壬子制以汝州刺史裴廸為刑部尚書泰寧軍節度檢校司空兖州刺史御史大夫葛從周檢校司徒兼右金吾上將軍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以左金吾上將軍盧彦威為左威衛上將軍是月社日樞密使蔣玄暉宴德王裕已下九王於九曲池既醉皆絞殺之竟不知

其瘞所丙辰左僕射裴贄等議遷廟合遷順宗一室從之己未昭宗皇帝神主祔太廟禮院奏昭宗廟樂曰咸寧之舞三月庚申朔壬戌制以前平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兼青州刺史上柱國琅邪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王師範為孟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孟節度觀察等使從全忠奏也甲子制以特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判度支上柱國河東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戶裴樞可守尚書左僕射光禄大夫門下侍郎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獨孤損可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充静海軍節度安南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以光禄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博陵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崔遠可守尚書右僕射以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事上柱國河東縣男食邑三百戶柳璨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太

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以正議大夫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文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上柱國弘農縣伯食邑七百戶楊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戶部事庚午勑朕以宰臣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官局空逐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茲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壬申以檢

校司徒和王傅張延範為太常卿丁亥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楊注是宰臣楊涉親弟兄既秉於樞衡弟故難居宥密可守本官罷内職四月己丑朔壬辰勅河南府緱氏縣令宜兼充知陵臺令仍昇為赤縣癸巳勅曰文武二柄國家大綱東西兩班官職同體咸匡聖運共列明廷品秩相對於高卑祿俸皆均於厚薄不論前代秖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寮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臺省亦由衣冠而秉節旄足明於武列文班不令分

清濁優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舊章假偃武以修文競棄本而逐末雖藍衫魚簡當一見而便許升堂縱拖紫腰金若非類而無令接席以是顯揚榮辱分別重輕遽失人心盡隳朝體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議改更漸期通濟文武百官自一品以下逐月所給料錢並須均匀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道亦依輪次既就公平必期開泰凡百臣庶宜體朕懷和王傅張廷範者全忠將吏也以善音律求為太常卿全忠薦用之宰相裴樞

以廷範非樂卿之才全忠怒罷樞相位柳璨希旨又降
此詔斥樞輩故有白馬之禍丙午前棣州刺史劉仁遇
檢校司空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泰寧軍節度使乙
未制左僕射裴樞新除清海軍節度使獨孤損河南尹
張全義工部尚書王溥司空致仕裴贄刑部尚書張禕
並賜一子八品正員官以奉山陵之勞也勑曰朕以宿
麥未登時陽久亢慮闕粢盛之備軫予宵旰之懷所宜
避正位於宸居減珍羞於常膳諒惟眇質深合罪躬自

今月八日已後不御正殿減常膳付所司辛丑侍御史李光庭郗殷象殿中丞張昇崔昭矩起居舍人盧仁炯盧鼎蘇楷吏部員外郎崔協左補闕崔咸休右補闕杜承昭羅兖右拾遺韋彖路德延並宜賜緋魚袋兵部郎中韋乾美比部郎中楊煥皆賜紫金魚袋並以奉山陵之榮也壬寅勑朕獲荷丕圖仰遵慈訓爰崇徽號已定禮儀冀申為子之心以展奉親之敬昨所司定今月二十五日行皇太后冊禮再奉慈旨以宮殿未停工作蒸

暑不欲勞人宜改吉辰固難違命冊禮俟修大内畢功日所司以聞癸卯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為太清宮從之甲辰夜彗起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在西北方丁未勅設官分職各有司存銓衡既任於吏曹除授寧煩於宰職但所司注擬申到中書過驗酌量苟或差舛難可書定近年除授其徒實繁占選部之闕員擇公當之優便遂致三銓注擬之時皆曠職務且以宰相之任提舉百司唯務公平無私方致漸臻有道應天

下州府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天祐二年四月十一日已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薦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庶各司其局免致紊隳宰相提綱永存事體付所司辛亥以彗孛謫見德音放京畿軍鎮諸司禁囚常赦不原外罪無輕重遞減一等限三日內疏理聞奏壬子勅朕以沖幼克嗣丕基業業兢兢勤恭夕惕彗星謫見罪在朕躬雖已降赦文特行恩宥起今月二十四日後避正殿減常膳以明思過付所司丙辰勅准向來事例每

貫抽除外以八百五十文為貫每陌八十五文如聞坊市之中多以八十為陌更有除折頓爽舊規付河南府市肆交易並以八十五文為陌不得更有改移戊午勅東上閤門西上閤門比帝出入以東上為先大忌進名即西上閤門為便比因閹官擅權乃以陰陽取位不思南面但啟西門邇來相承未議更改詳其稱謂似爽舊規自今年五月一日後常朝出入取東上閤門或遇奉慰即開西上閤門永為定制付所司又勅朕以上天譴

見避殿責躬不宜朔會朝正殿其五月一日朝會宜權
停五月己未朔以星變不視朝勑曰天文變見合事祈
禳宜於太清宫置黄籙道場三司支給齋料壬戌勑法
駕遷都之日洛京再建之初慮懷土有類於新豐權更
名以變於舊制妖星既出於雍分高閎難効於秦餘宜
改舊門之名以壯卜年之永延喜門改為宣仁門重明
門改為興教門長樂門改為光政門光範門曰應天門
乾化門曰乾元門宣政門曰敷政門宣政殿曰貞觀殿

日華門曰左延福門月華門曰右延福門萬壽門曰萬春門積慶門曰興善門舍章門曰膺福門舍清門曰延義門金鑾門曰千秋門延和門曰章善門保寧殿曰文思殿其見在門名有與西京門同名者並宜復洛京舊門名付所司乙酉夜西北彗星長六七十丈自軒轅大角及天市西垣光輝猛怒其長竟天丙寅有司修皇太后宮畢中書奏皇太后慈惠臨人寬仁馭物早叶俔天之兆克彰誕聖之符今輪奐新宮規摹舊典崇訓既徽

於信史積善宜顯於昌期太后宫請以積善為名從之
又以将卜郊禋預調雅樂宜以太常卿張廷範充修樂
懸使丁卯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奏為故使成汭立祠宇
從之巳巳太清宫使柳璨奏近勅改易宫殿門名竊以
玄元皇帝廟西京曰太清宫東京曰太微宫其太清宫
請復為太微宫臣便給入官階從之庚午勅所司定今
年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其修製禮衣祭服宜令宰臣柳
璨判祭器宜令張文蔚楊涉分判儀仗車輅宜令太常

卿張廷範判壬申制新除靜海軍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護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獨孤損可責授朝散大夫棣州刺史仍令御史臺發遣出京訖聞奏勑曰朕謬將眇質叨荷丕圖常懷馭朽之心每軫泣辜之念諒於黜責豈易施行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雖罷機衡尚居揆路既處優崇之任未傷進退之規不能秉志安家但恣流言謗國頗興物論難抑朝章須離八座之榮尚付六條之政

勉思咎已無至尤人樞可責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遠可責授朝散大夫萊州刺史便發遣出京兵部郎中韋乾美貶沂州司户甲戌勑中書舍人封渭貶齊州司户右補闕鄭輦密州莒縣尉兵部員外盧協祁州司户並員外置乙亥勑吏部尚書陸扆貶濮州司户工部尚書王溥淄州司户司天奏旬朔已前星文變見仰觀垂象特彰聖慈自今月八日夜已後連遇陰雨測候不得至十三日夜一更三點天色暫晴景緯分明妖星不見於

碧虛災沴潛消於天漢者勑曰上天謫見下土震驚致夙夜之沈憂恐生靈之多難不居正殿盡輟常羞益務齋虔以申禳禱果致玄穹覆祐孛彗消除豈罪已之感通免貽人於災沴式觀陳奏深慰誠懷丙子勑戸部郎中李仁儉貶和王府咨議起居舍人盧仁烱安州司戸壽安尉直弘文館盧晏滄州東光尉丁丑陳許節度使張全義奏得許州留後狀申自多事以來許州權為列郡今特創鼓角樓訖請復為軍額勑旨依舊置忠武軍

牌額戊寅宴羣臣於崇勲殿全忠與王鎔羅紹威置宴也庚辰勑特進檢校司徒守太保致仕趙崇可曹州司户銀青光禄大夫兵部侍郎王贊可濮州司户辛巳勑責授登州刺史裴樞可隴州司户責授棣州刺史獨孤損可瓊州司户責授萊州刺史崔遠可白州司户壬午勑司勲員外韋甄責授和王友洛陽縣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甲申秘書監崔仁魯可密州司户國子祭酒崔澄陳州司户太府少卿裴鉞徐州司户衛尉少

卿裴紓曹州南華尉左補闕崔咸休寧陵尉司封員外
薛鄗輝州司户前鹽鐵推官獨孤憲臨沂尉祕書少監
裴鉥鄆州司户長安尉直史館裴格符離尉兵部郎中
李象鄭州司户刑部員外盧薦范縣尉丙戌頳州汝陰
縣人彭文妻産三男丁亥勅以翰林學士尚書職方郎
中張策兼充史館修撰修國史六月戊子朔勅責授隴
州司户裴樞瓊州司户獨孤損白州司户崔遠濮州司
户陸扆淄州司户王溥曹州司户趙崇濮州司户王贊

等皆受國恩咸當重任罔思罄竭唯貯姦邪雖已謫於遐方尚難寛於國典委御史臺差人所在州縣各賜自盡時樞等七人已至滑州皆併命於白馬驛全忠令投屍於河己丑勅君臣之間進退以禮矧於求舊欲保初終苟自掇於悔尤亦須行於黜責特進守司空致仕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裴贄早以公望常踐台司靡聞竭力以匡時每務養恬而避事洎從請老不謂無恩合慎樞機動循規矩雖云勇退乃有後言自為

簿從之○酉頗失人臣之禮謫居郡掾用正朝綱可責授青州司戶刑部郎中李煦可萊州司戶辛卯太微宮使柳璨奏前使裴樞充宮使日權奏請玄元觀為太清宮又別奏在京弘道觀為太清宮至今未有制置伏以今年十月九日陛下親事南禋先謁聖祖廟弘道觀既未修葺玄元觀又在北山若車駕出城禮非便穩今欲只留北邙山上老君廟一所其玄元觀請折入都城於清化坊内建置太微宮以備車駕行事從之壬辰勅諸道

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等部內有新除朝官前資朝官勅到後三日内發遣赴闕仍差人監送所在州縣不得停住茍或稽違必議貶黜付所司癸巳勅衛尉少卿敬沼是裴贄之甥常累於甥或以明經撓文柄或以私事竊化權贄已左遷爾又何逭可貶徐州蕭縣尉丙申勅福建每年進橄欖子比因閹豎出自閩中牽於嗜好之間遂成貢奉之典雖嘉忠藎伏恐煩勞今後只供進臘面茶其進橄欖子宜停戊戌勅密縣令裴練貶登州牟平

尉長水令崔仁略淄州高苑尉福昌主簿陸珣沂州新泰尉泥水令獨孤鞱范縣尉並員外置皆裴樞崔遠陸扆宗黨也壬寅湖南馬殷奏岳州洞庭青草之側有古祠四所先以荒圯臣復修廟了畢乞賜名額者勅旨黄陵二妃祠曰懿節洞庭君祠曰利涉侯青草祠曰安流三閭大夫祠先以澧朗觀察使雷滿奏已封昭靈侯宜依天佑元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處分丙午全忠奏得宰相柳璨記事欲拆北邙山下玄元觀移入都内於清化

坊取舊昭明寺基建置太微宫准備十月九日南郊行事縁延資庫鹽鐵並無物力令臣商量者臣已牒判六軍諸軍張全義指揮工作訖優詔嘉之丁未勅太子賓客柳遜嘗為張濬租庸判官又王溥監修日奏充判官授工部侍郎又與趙崇裴贄為刎頸之交昨裴樞等得罪之時合當連坐尚矜暮齒且俾懸車可本官致仕戊申勅前司勲員外郎賜緋魚袋李延古責授衛尉寺主簿七月戊午朔辛酉賜全忠迎鑾記功碑文立於都内

全忠進助郊禮錢三萬貫癸丑再貶柳遜曹州司馬辛
巳勅全忠請鑄河中晉絳諸縣印縣名内有城字並落
下如密鄭絳蒲例單名為文壬午宰臣柳璨禮部尚書
蘇循充皇太后冊禮使是日於積善宫行禮畢帝乘輦
赴太后宫稱賀丙戌太常禮院奏每月朔望皇帝赴積
善宫起居文武百官於宫門進名起居從之八月丁亥
朔戊子制中書舍人姚洎可尚書户部侍郎充元帥府
判官從全忠奏也洛苑使奏穀水屯地内嘉禾合穎乙

未勑僞稱官階人泉州晉江縣應鄉貢明經陳文巨招伏罪欵付河南府決殺庚子勑漢代元勲鄧禹冠諸侯之上晉朝重位王導居百辟之先皆道著匡扶功宣寰宇其於崇寵逈異等倫朕獲以眇躬重興丕運凡關制度必法舊章實仗勲賢永安宗社副元帥梁王正守太尉中書令忠武軍節度使河南尹張全義亦正守中書令俱深倚注咸正台衡其朝廷冊禮告祀天地宗廟其司空則差官攝行太尉侍中中書令即宰臣攝行令太

尉副元帥任冠藩垣每遇行禮之時或不在京國即事須差攝太尉行事全義見居閫下任正中樞不可更差别官又攝中書令事其太尉官如梁王朝覲在京便委行事如郤赴鎮即依前攝行所合差中書令便委全義以本官行禮其侍中司空司徒即臨時差官付所司壬寅勑前大中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賜紫金魚袋司空圖俊造登科朱紫昇藉既養髙以傲代類移山而釣名志樂漱流心輕食禄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載省載思

當徇幽棲之志宜放還中條山癸卯勅太常卿張廷範
宜充南郊禮儀使丁未制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
身官爵是月乙未全忠遣大將楊師厚討匡凝收唐鄧
福郢隨等州全忠自率親軍赴之荆襄之軍陣於漢水
之陰九月丁巳朔辛酉楊師厚於襄州西六十里陰谷
江口伐竹木為浮梁癸亥梁成引軍渡江甲子趙匡凝
率勁兵二萬陣於江之湄師厚一戰敗之遂乘勝躡之
陣於城下是夜匡凝挈其孥潰圍遁走乙丑師厚入襄

陽丙寅全忠繼至壬申匡凝牙將王建武遣押牙常質以荆南降言權知荆南軍府事趙匡凝今月十一日棄城上峽奔蜀川勑曰梁王躬臨貔武収復荆襄抜峴首若轉丸平荆門如沃雪連收两鎮併走二凶乃眷勲庸載深嘉注宜賜詔奬飾内出宣旨嬭婆楊氏可賜號昭儀嬭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嬭婆先帝已封郡夫人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内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

陽君安帝乳母王氏曰野王君當時朝議非之今國祚中興禮宜求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曰福聖君第二王氏曰康聖君從之巳巳勅武成王廟宜改為武明王乙酉勅先擇十月九日有事郊丘備物之間有所未辦宜改用十一月十九日十月丙戌朔制梁王全忠可充諸道兵馬元帥别開府幕加食邑通前一萬五千戸實封一千五百戸金州馮行襲奏當道昭信軍額内一字與元帥全忠諱字同乃賜號戎昭軍制削

奪荆南留後趙匡凝官爵丁亥勅洛城坊曲内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為世業須煩按驗遂啓倖門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植田土諸色人並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識認付河南府甲午起居郎蘇楷駁昭宗謚號曰帝王御宇由理亂以審汙隆宗祀配天資謚號以定升降

故臣下君上皆不得而私也伏以陛下順考古道昭彰至公既當不諱之朝寧阻上言之路伏以昭宗皇帝睿哲居尊恭儉垂化其於善美孰敢蔽虧然而否運莫興至理猶鬱遂致四方多事萬乘頻遷始則閹豎猖狂受幽辱於東内終則嬪嬙悖亂罹夭閼於中闈其於易名宜循考行有司先定尊謚曰聖穆景文孝皇帝廟號昭宗敢言溢美似異直書按後漢和安順帝縁非功德遂改宗稱以允臣下之請今郊禋有日祫祭惟時將期允

愜列聖之心更下詳議新廟之稱庶使叶先朝罪己之德表聖主無私之明楷禮部尚書循之子凡劣無藝乾寧二年應進士登第後物論以為濫昭宗命翰林學士陸扆祕書監馮渥覆試黜落永不許入舉場楷負愧銜怨至是全忠弒逆君上柳璨陷害朝臣乃與起居郎羅衮起居舍人盧鼎連署駁議楷目不知書手僅能執筆其文羅衮作也時政出賊臣哀帝不能制太常卿張廷範改謚曰恭靈莊閔孝皇帝廟號曰襄宗全忠雄猜物

鑒自楷駁謚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循楷父子皆斥逐
不令在朝丁未所司改題昭宗神主輟朝一日癸丑勑
成德軍宜改為武順管内槀城縣曰槀平信都曰尭都
欒城曰欒氏阜城曰漢阜臨城為房子避全忠祖父名
也十一月乙卯朔勑潞州潞城縣改為潞子黎城曰黎
亭全忠平荆襄後遂引軍將攻淮南行次棗陽阻雨比
至光州道險塗潦人馬饑乏休止十餘日乃趨固始進
軍距壽州三十里壽人閉壁不出左右言師老不可用

是月丙辰全忠自正陽渡淮而北至汝陰全忠深悔此行無益丁卯至大梁時哀帝以此月十九日親祠圜丘中外百司禮儀法物已備戊辰宰相已下於南郊壇習儀而裴廸自大梁迴言全忠怒蔣玄暉張廷範柳璨等謀延唐祚而欲郊天改元玄暉柳璨大懼庚午勅曰先定此月十九日親禮南郊雖定吉辰改卜亦有故事宜改取來年正月上辛付所司辛巳制迴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諸道兵馬元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

觀察處置道修宮闕制置度支解縣池場亳州太清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中書令河中尹汴滑鄆等州刺史上柱國梁王食邑一萬五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朱全忠可授相國總百揆其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忠武佐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二十一道為魏國仍進封魏王依前充諸道兵馬元帥太尉中書令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等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戶實

封八千五百户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賛拜不名燕備九錫之命仍擇日備禮册命又制以楊師厚為襄州兵馬留後左龍武統軍張愼思為武寧軍兵馬留後壬午中書門下奏相國魏王總百揆百司合呈納本司印其中書門下印堂後王仁珪呈納中書公事權追中書省印行遣從之甲申勅河南告成縣改為陽邑蔡州襄城改為苞孚同州韓城改為韓元絳州翼城改為澮川鄆州鄆城改為萬安慈州文城改為屈邑澤州晉城改髙都

陽城改為護澤安州應城改為應陽洪州豐城改為吴高全忠令判官司馬鄴讓相國總百揆之命十二月乙酉朔戊子詔蔣玄暉賫手詔赴魏國不許陳讓錫命辛卯制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兼戸部尚書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柳璨可光禄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進封河東縣開國

伯通前食邑七百戶充魏國册禮使制相國魏王曾祖
贈太傅茂琳追封魏王謚宣憲祖贈太師信追封魏王
謚武元父贈尚書令誠追封魏王謚文明勑右常侍王
鉅太常卿張廷範給事中崔沂工部尚書李克助祠部
郎中知制誥張茂樞膳部員外知制誥杜曉吏部郎中
李光嗣駕部郎中趙光胤戶部郎中崔協比部郎中楊
煥左常侍孔拯右諫議蕭頎左拾遺裴瑑右拾遺高濟
職方郎中牛希逸主客郎中蕭蘧等隨册禮使柳璨魏

國行事先是北院宣徽使王殷使壽州行營構蔣玄暉
於全忠全忠怒急歸大梁上令刑部尚書裴廸賫詔慰
勞全忠全忠忿恨語極不遜故行相國百揆之命以悅
其心蔣玄暉自至大梁陳訴全忠怒猶不解帝憂之甲
午上召三宰相議其事柳璨曰人望歸元帥陛下揖讓
釋負今其時也帝曰運祚去唐久矣幸為元帥所延今
日天下非予之天下神器大寶歸於有德又何疑焉他
人傳予意不盡卿自往大梁備言此懷乃賜璨茶藥便

令進發乙未勑樞密使蔣玄暉宜削在身官爵送河南府處斬豐德庫使應頊尚食使朱建武送河南府決殺庚子勑樞密使及宣徽南院北院並停其樞密公事令王殷權知其兩院人吏並勒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並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請其延義千秋兩門只差小黄門三人勾當其官健勒歸本軍勑魏王堅辭罷命過示撝謙朕以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爰自近年改為諸道既非舊制須在正名宜追

制改為天下兵馬元帥餘准詔旨處分辛丑勑漢宣帝中興五日一聽朝歴代通規永為常式近代不循舊儀輙隳制度既姦邪之得計致臨視之失常須守舊規以循定制宜每月只許一五九日開延英計九度其入閤日仍於延英日一度指揮如有大段公事中書門下具牓子奏請開延英不計日數付所司又勑宫嬪女職本備内任近年已來稍失儀制宫人出内宣命寀御叅隨視朝乃失舊規須為永制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

小黄門祗候引從宫人不得擅出内門庶循典儀免至紛雜壬寅戎昭軍奏收復金州兵火之後井邑殘破請移理所於均州從之仍改為武定軍乙巳汴州别駕蔣仲伸決殺玄暉李父也又勑蔣玄暉身居密近擅弄威權鬻爵賣官聚財營第而苞藏悖逆稔浸姦邪雖都市已處於極刑而屈法尚慊於衆怒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顯負之蹤宜追削為兇逆百姓仍委河南府揭屍於都門外聚衆焚燒玄暉死後王殷趙殷衡等又譖於全忠

云内人相傳玄暉私侍積善宫與柳璨張廷範為盟誓之交求興唐祚戊申全忠令知樞密王殷害皇太后何氏于積善宫又殺宫人阿秋阿虔言通導蔣玄暉己酉勅以大后喪廢朝三日百官奉慰訖又勅曰皇大后位承坤德有愧母儀近者兇逆誅夷宫闈詞連醜狀尋自崩變以謝萬方朕以幼沖君臨區宇雖情深號慕而法難狥私勉循秦漢之規須示追降之典其遣黄門收所上皇太后寳冊追廢為庶人宜差官告郊廟庚戌勅朕

以謬荷丕圖禮合親謁郊廟先定來年正月上辛用事
今以宮闈内亂播于醜聲難以慙恧之容入於祖宗之
廟其明年上辛親謁郊廟宜停壬子勅積善宮安福殿
宜廢癸丑勅光禄大夫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太微
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柳璨
責授朝議郎守登州刺史又勅太常卿張廷範太常少
卿裴磵温鑾祠部郎中知制誥張茂樞等蔣玄暉在樞
密之時與柳璨張廷範共為朋扇日相往來假其遊宴

之名別具傾危之計苟安重位酷陷朝臣既𭣣陰謀難
寬大辟柳璨已從別勅處分廷範可責授萊州司户裴
磵等常同聚會固共苞藏磵可青州北海尉鑾臨淄尉
茂樞博昌尉並員外置甲寅勅責授登州刺史柳璨素
矜憸巧每務回邪幸以庸才驟居重位曾無顯效孤負
明恩詭譎多端苞藏莫測但結連於兇險獨陷害於賢
良罪既貫盈理須竄殛可貶密州司户再貶長流崖州
百姓委御史臺賜自盡是日斬於上東門外又勅張廷

範性唯庸妄志在回邪不能保慎寵榮而乃苞藏兇險
密交柳璨深結玄暉晝議宵行欺天負地神祇共怒罪
狀難原宜除名委河南府於都市集衆以五車分裂溫
鑾裴磵張茂樞並除名委於御史臺所在賜自盡柳璨
弟瑀瑊送河南府決殺
三年春正月乙卯朔全忠以四鎮之師七萬會河北諸
軍屯於深州樂城戊午勅右拾遺柳瑗貶洺州雞澤尉
璨疎屬也乙丑全忠自汴河赴魏州丙寅制定亂安國

功臣鎮海鎮東軍節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等使淮南東面行營招討營田安撫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兩州刺史上柱國吳王食邑九千戶實封五百戶錢鏐總臨兩鎮制撫三吳道途阻艱未行冊命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己巳夜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殺其衙内親軍八千人戊午全忠自内黃入魏州是月魏博衙外兵五萬自歴亭還分據紹威貝博等州汴軍攻圍之壬申勅相國總百揆魏王

頃辭冊命宜令所司再行冊禮辛巳國子監奏奉去年十一月五日勅文應國學每年與諸道等一例解送兩人今監主郭應圖等六十人連狀論訴勅旨取士之科明經極重每年人數已有舊規去夏條疏蓋防渝濫今國子監河南府俱有論奏所試明經宜令准常年例解送禮部放人多少酌量施行但不徇囑求無致僥倖付所司二月甲申朔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於本鎮置三代私廟癸卯勅今年禮部所放進士據依去年人數

外吏放兩人三月甲寅朔甲戌勅河中昭義管内俱有慈州地里相去不遠稱謂時聞錯悞其昭義管内慈州宜改為惠州壬戌全忠奏河中判官劉崇子匡圖今年進士登第遽列髙科恐涉羣議請禮部落下戊寅制元帥梁王可兼領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户部事充三司都制置使辛巳勅貶西都留守判官左諫議大夫鄭賨崖州司户尋賜死四月甲申朔日有蝕之在胃十二度戊申魏博羅紹威奏臣當管博州聊城縣武陽莘

縣武水博平高堂等五縣皆於黃河東岸其鄉村百姓渡河輸稅不便與天平軍管界接連請割屬鄆從之五月癸酉朔追贈故荊南節度使成汭鄂岳節度使杜洪官爵仍於本州立祠廟從全忠奏也丙申勅天祐二年九月二十日於全州置戎昭軍割均房二州為屬郡比因馮行襲叶贊元勲克宣丕績用奬濟師之効遂行割地之權今命帥得人疇庸有秩其戎昭軍額宜停其均房二州却還山南東道收管六月癸未朔甲申勅襄州

近因趙匡凝作帥請别立忠義軍額既非往制固是從
權忠義軍額宜停廢依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已亥權
知唐州事衛審符奏州郭凋殘又不居要路請移理所
於泌陽縣從之制以京兆尹佑國軍節度使韓建為青
州節度使代王重師以重師代建為京兆尹壬寅勅文
武百寮每月一度入閤於貞觀殿貞觀大殿朝廷正衙
遇正至之辰受羣臣朝賀比來視朔未正規儀今後於
崇勳殿入閤付所司左拾遺充史館修撰裴瑑以堂叔

母危疾在濟源無兄弟侍疾乞假寧省從之七月壬子朔己未全忠始自魏州歸大梁魏博六州平定檢校工部尚書守宗正卿嗣邠王震停見任落下襲封以請告於外也辛未皇妹永明公主薨罷朝三日八月甲辰全忠復自汴州北渡河攻滄州乙未魏博奏割貝州永濟廣宗相州臨河內黃洹水斥丘等六縣隸魏州從之九月辛亥朔丁卯全忠大軍至滄州軍於長蘆是月積陰霖雨不止差官禜都門十月乙未兩浙錢鏐請於本鎮

立三代私廟從之十一月庚戌朔丙子廢牛羊司御厨肉河南府供進所有進到牛羊便付河南府收管十二月巳卯朔淮南偽署宣歙觀察使檢校司徒王茂章可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從錢鏐奏也茂章背楊渥以宣州降錢鏐故也巳丑全忠奏文武两班一五九朝日元帥府排比廊飡勑曰百官入朝两廊賜食遷都之後有司官闕供元帥梁王欲整大綱復行故事俾其班列益認優隆宜賜詔奬餙甲辰河陽節度副使孫乘貶崖

州司户尋賜自盡閏十二月己酉朔福建百姓僧道詣闕請為節度使王審知立德政碑從之乙丑華州鎮國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額及興德府名並宜停廢復為華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仍隸同州為支郡所管華商兩州諸縣先昇次赤次畿並罷宜依舊名西都佑國軍作鎮已來未有屬郡其金州商州宜隸為屬郡京兆府奉先縣本屬馮翊櫟楊連接下邽奉先縣宜却隸同州櫟楊宜隸華州丙寅奪西川節度使王建在身官爵戊辰

李克用與幽州之衆同攻潞州全忠守將丁會以澤潞降太原克用以其子嗣昭為留後甲戌全忠燒長蘆營旋軍聞潞州陷故也乙亥貶興唐府少尹孫秘長流愛州尋賜死孫乘弟也

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寅全忠自長蘆至大梁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貽矩齎詔慰勞全忠自弑昭宗之後岐蜀太原連兵牽制關西日削幸羅紹威殺牙軍全獲魏博六州將行篡代欲威臨河朔乃再興師臨幽滄冀仁恭

父子乞盟則與之相結以固王鎔紹威之心而自秋迄冬攻滄州無功及聞丁會失守燒營遽還路由魏州羅紹威知失勢恐兵襲己深贊簒奪之謀他日如王受禪必罄六州軍賦以助大禮全忠深感之至大梁會薛貽矩來乃以臣禮見全忠貽矩承間密陳禪代之謀全忠心徳之貽矩還奏曰元帥有受代意陛下深體時事去茲重負帝曰此吾素懷也乃降詔元帥以二月行傳禪之禮全忠偽辭二月壬子詔文武百官以今月七日齊

赴元帥府癸丑宰相百官辭全忠以未斷表為詞三月
戊寅朔全忠令大將李思安率兵三萬合魏博之衆攻
掠幽州思安頓兵臨其郛會仁恭子守光率兵赴援思
安乃還庚寅詔薛貽矩再使大梁達傳位之旨甲辰詔
曰勑宰臣文武百辟藩岳庶尹明聽朕言夫大寶之尊
神器之重倘非德充宇宙功濟黔黎著重華納麓之功
彰文命導川之績允熙帝載克代天工則何以統御萬
邦照臨八極元帥梁王龍顏瑞質玉理奇文以英謀睿

武定寰瀛以厚澤深仁撫華夏神功至德絶後光前緹油罕紀其鴻勲謳誦顯歸於至化二十年之功業億兆衆之推崇邇無異言逺無異望朕惟王聖德光被八紘宜順玄穹膺兹寳命况天文符瑞雜沓宣明虞夏昌期顯于圖籙萬幾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久違神祗叶心歸于有徳朕敬以天下傳禪聖君退居舊藩以備三恪今勑宰臣張文蔚楊涉等率文武百寮備法駕奉迎梁朝勉厲肅恭尊戴明主沖人釋兹重負永為虞賔獲

奉新朝慶泰無極中外列辟宜體朕懷乙酉乃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文蔚充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平章事楊涉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左丞趙光逢為副甲午文蔚押文武百寮赴大梁甲子行事冊曰皇帝若曰咨爾天下兵馬元帥相國總百揆梁王朕每觀上古之書以堯舜為始者盖以禪讓之典垂於無窮故封泰山禪梁父略可道者七十二君則知天下至公非一

姓獨有自古明王聖帝焦思勞神惴若納隍坐以待旦莫不居之則兢畏去之則逸安且軒轅非不明放勳非不聖尚欲遊於姑射休彼大庭矧乎歷數尋終期運久謝屬於孤藐統御萬方者哉況自懿祖之後孽幸亂朝禍起有階政漸無象天網幅裂海水横流四紀于兹羣生無庇洎乎喪亂誰其底綏洎于小子粤以幼年繼兹衰緒豈兹沖昧能守洪基惟王明聖在躬體于上哲奮揚神武戡定區夏大功二十光著册書北越陰山南踰

庫海東至碣石西暨流沙懷生之倫罔不悦附矧予寡昧危而獲存今則上察天文下觀人願是土德終極之際乃金行兆應之辰況十載之間彗星三見布新除舊厥有明徵謳歌所歸屬在睿德今遣持節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等奉皇帝寶綬敬遜于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王其祗顯大禮享茲萬國以肅膺天命全忠建國奉帝為濟陰王遷於曹州處前刺史氏叔琮之第時太

原幽州鳳翔西川猶稱天祐正朔天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帝為全忠所害時年十七仍謚曰哀皇帝以王禮葬於濟陰縣之定陶鄉中興之初方備禮改卜遇國喪而止明宗時就故陵置園邑有司請謚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中書覆奏少帝行事不合稱宗存謚而已知禮者亦以宣景之謚非宜今只取本謚載之于紀

史臣曰悲哉土運之將亡也五常殆盡百怪斯呈宇縣瓜分皇圖瓦解昭宗皇帝英猷奮發志憤陵夷旁求奇

傑之才欲拯淪胥之運而世途多僻忠義俱亡極爵位以待賢豪罄珍奇而託心腹殷勤國士之遇罕有託孤之賢豢豐而犬豕轉獰肉飽而虎狼愈暴五侯九伯無非問鼎之徒四岳十連皆畜無君之迹雖蕭屏之臣扼腕巖廊之輔痛心空銜毀室之悲寧救喪邦之禍及扶風西幸洛邑東遷如寄珠於盜跖之門蓄水於尾閭之上往而不返夫何言哉至若川竭山崩古今同歎虎爭龍戰興替無常縱胠篋之不仁亦攫金之有道曹操請

刑於椒壼葢迫陰謀馬昭拒命於凌雲窘於見討誠知醜迹得以為詞而全忠所行止於殘忍況自岐遷洛天子塊然六軍盡斥於秦人四面皆環於汴卒冕旒如寄纖芥為疑迎鑾未及於崇朝傳刃已聞於塗地立嗣君於南面斃母后於中闈黄門與禁旅皆殲宗室共衣冠並殪復又盜鐘掩耳嫁禍於人何九六之數窮偶天人之道盡目擊斯亂言之傷心哀帝之時政由凶族雖揖讓之令有類於山陽而凌逼之權過踰於侯景人道寖

薄陰隲難徵然以此受終如何延永

贊曰勛華受命揖讓告終逆取順守仁道已窮暴則短祚義則延洪虞賓之禍非止一宗

舊唐書卷二十下

舊唐書卷二十下考證

哀帝本紀二年○沈炳震曰二年上宜書天祐年號

冬十月削奪荆南留後趙匡凝官爵○臣德潛按前八月丁未已書削奪荆襄節度使趙匡凝在身官爵矣此應重出

舊唐書卷二十下考證

舊唐書卷二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　撰

志第一

禮儀一

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欲無限極禍亂生焉聖人懼其邪放於是作樂以和其性制禮以檢其情俾俯仰有容周旋中矩故肆覲之禮立則朝

建尊郊廟之禮立則人情肅冠婚之禮立則長幼序喪祭之禮立則孝慈著蒐狩之禮立則軍旅振享宴之禮立則君臣篤是知禮者品彙之權衡人倫之繩墨失之者辱得之者榮造物已還不可須臾離也五帝之時斯為治本類帝禋宗吉禮也遏音陶瓦凶禮也班瑞肆覲賔禮也誅苗殛鯀軍禮也釐降嬪虞嘉禮也故曰修五禮五玉堯舜之事也時代猶淳節文尚簡及周公相成王制五禮六樂各有典司其儀大備曁幽厲失道平王

東遷周室寖微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麕之刺
興馬君臣廢朝會之期踐土之譏著矣葬則奢儉無算
軍則狙詐不仁數百年間禮儀大壞雖仲尼自衛返魯
而有定禮之言蓋舉周公之舊章無救魯邦之亂政仲
尼之世禮教已亡遭秦燔煬遺文殆盡漢興叔孫通草
定止習朝儀至於郊天祀地之文配祖禋宗之制拊石
鳴球之備物介丘璧水之盛猷語則有之未遑措思及
世宗禮重儒術屢訪賢良河間博洽古文大搜經籍有

周舊典始得周官五篇士禮十七篇王又鳩集諸子之說為禮書一百四十篇后倉二戴因而删擇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禮今之禮記是也然數百載不見舊儀諸子所書止論其意百家縱胸臆之說五禮無著定之文故西漢一朝曲臺無制郊上帝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宗廟無定主樂懸缺金石廵狩非勛華之典封禪異陶匏之音光武受命始詔儒官草定儀注經邦大典至是粗備漢末喪亂又淪沒焉而衞宏應仲遠王仲宣等掇

拾遺散裁志條目而已東京舊典世莫得聞自晉至梁繼令條纘鴻生鉅儒銳思綿蕝江左學者髣髴可觀隋氏平陳寰區一統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儀注定五禮一百三十篇煬帝在廣陵亦聚學徒修江都禮集縣是周漢之制僅有遺風神堯授禪未遑制作郊廟宴享悉用隋代舊儀太宗皇帝踐祚之初悉興文教乃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禮定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

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
玄齡等始與禮官述議以為月令禘祭惟祭天宗謂日
月而下近代禘五天帝人帝五地極皆非古典今並除
之又依禮有益於人則祀之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
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除八州等八座唯祭皇
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漢建武中封禪用元封時故
事封泰山於圜臺上四面皆立石闕並高五丈有方石
再累藏玉牒書石檢十枚於四邊檢之東西各三南北

各二外設石封高九尺上加石蓋周設石距十八如碑之狀去壇二步其下石跗入地數尺今案封禪者本以成功告於上帝天道貴質故藉用槀秸罇以瓦甒此法不在經誥又乖醇素之道定議除之又案梁甫是梁陰近代設壇於山上乃乖處陰之義今定禪禮改壇位於山北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后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所闕凡增多二

十九條餘並準依古禮旁求異代擇其善者而從之太宗稱善頒於内外行焉高宗初議者以貞觀禮節文未盡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黄門侍郎劉祥道許圉師太子賔客許敬宗太常少卿韋琨太學博士史道玄符璽郎孔志約太常博士蕭楚才孫自覺賀紀等重加緝定勒成一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之增損舊禮并與令式參會改定高宗自為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所損益多涉

希吉行用巳後學者紛議以為不及貞觀上元三年三月下詔令依貞觀年禮為定儀鳳二年又詔顯慶新修禮多有事不師古其五禮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皆叅會古今禮文臨時撰定然貞觀顯慶二禮皆行用不廢時有太常卿裴明禮太常少卿韋萬石相次叅掌其事又前後博士賀敳賀紀韋叔夏裴守真等多所議定則天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博士祝欽明及叔夏每有儀注皆令叅定叔夏卒後

博士唐紹專知禮儀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為稱職先天二年紹為給事中以講武失儀得罪被誅其後禮官張星王玚又以元日儀注乖失詔免官歸家學問開元十年詔國子司業韋縚為禮儀使專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而以今事編之詔付集賢院學士詳議右丞張説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今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今之五禮儀注貞觀顯慶兩度所修前後頗有不同其中或未

折衷望與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行用制從之初令
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及左拾遺李鋭太常博士施敬
本等檢撰歷年不就鋭卒後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
奏起居舍人王仲邱撰成一百五十卷名曰大唐開元
禮二十年九月頒所司行用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
祇神州及宗廟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鎮
海瀆帝社先蠶釋奠為中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諸星
山林川澤之屬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預定日奏下小

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親祭享則三公行事若官缺則職事三品已上攝三公行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散齋之日晝理事如舊夜宿於家正寢不得弔喪問疾不判署刑殺文書不決罰罪人不作樂不預穢惡之事致齋惟為祀事得行其餘悉斷若大祀齋官皆於散齋之日集於尚書省受誓戒太尉讀誓文致齋之日三公於尚書省安置餘官各於本司若皇城內無本司於太

常郊社太廟署安置皆日未出前至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五刻向祠所接神之官皆沐浴給明衣若天子親祠則於正殿行致齋之禮文武官服袴褶陪位於殿庭車駕反齋官赴祠祭之所州縣及金吾清所行之路不得見諸凶穢及縗絰者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依舊齋官至祠所太官惟設食祭訖依班序餕訖均胙貴者不重賤者不虛中祀已下惟不受誓戒自餘皆同大祀之禮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

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其壇在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壇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五丈每祀則昊天上帝及配帝設位於平座藉用槀秸器用陶匏五方上帝日月内官中官外官及衆星並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之第二等内五星已下官五十五座在壇之第三等二十八宿已下中官一百三十五座在壇之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壇下外壝之内衆星三百六十

座在外壝之外其牲上帝及配帝用蒼犢二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已下加羊豕各九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則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嶽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嶽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內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其牲地祇及配帝用犢二神州用黝犢一岳鎮已下加

羊豕各五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元帝配牲用蒼犢二孟夏之月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及季秋祀五方天上帝於明堂元帝配牲用蒼犢二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孟冬祭神州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

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
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
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
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
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
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
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意義在於斯今所司行令殊爲失
旨又尋漢魏晉宋歴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
唯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
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
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祀配
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
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

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
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
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
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
位失君叙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
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
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
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

理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絶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

歷聖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
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
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大武皇帝
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為國始祖抑
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
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
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拯率土之塗炭協大造於
生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

事兼配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為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

深按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昊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議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座外别有北辰座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内座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説此乃

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宫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此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别祀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為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圓丘之外别有南

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是上帝即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為但祭星官反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

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並條附式令永垂後則敬宗等又議籩豆之數曰按今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岳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祭宗廟籩豆各十二祭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祭風師雨師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深乖謬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祭或六或四理不可

通又先農之神尊於釋奠籩豆之數先農乃少理既差舛難以因循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即祭祀籩豆以多為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為十二中祀同為十小祀同為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詔並可之遂附于禮令乾封初高宗東封廻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為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

大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今既奉敕依舊復祈穀為感帝以高祖大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圓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按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於南郊又按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

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其神州十月祭者十月以陰用事故以此時祭之依檢更無故實按春秋啓蟄而郊鄭玄注禮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三禮義宗云祭神州法正月祀於北郊請依典禮以正月祭者請集奉常博士及司成博士等總議定奏聞其靈臺明堂檢舊禮用鄭玄義仍祭五方帝新禮用王肅義又下詔依鄭玄義祭五天帝其雩及明堂並準勅祭祀於是奉常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

二許子儒等議稱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同用正月然皆無指據武德來禮令即用十月為是陰用事故於時祭之請依舊十月致祭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籙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鯀鱠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太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為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

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丕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大武皇帝撫運膺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銳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百姓屈已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

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内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况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儀鳳二年七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明堂大享惟古禮鄭玄義祀五天帝王肅

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玄義祀五天帝顯慶已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奉乾封二年勅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帝伏奉上元三年三月勅五禮並依貞觀年禮為定又奉去年勅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古禮及貞觀禮為復依見行之禮時高宗及宰臣並不能斷依違久而不決尋又詔尚書省及學者詳議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享兼用貞觀顯慶二禮則天臨朝垂拱元年七月有司議圓丘方丘及南郊明堂

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按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帝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圓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人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

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
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
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
配以祖考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髙宗天皇大帝配祭
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太子右諭德沈伯儀
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
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

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間於二王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别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

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太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尊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澤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

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氷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尭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闡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廓德罄圖牒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尭舜糠粃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尭皇帝太宗文武聖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

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𠔥配之禮特禀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尋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摭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便是臣黜於君遽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遵弓劒之心豈所以申太后哀慼之誠狥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寧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

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邃含樞闡三葉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享帝郊天豈祀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歴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及則天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

並以配焉中宗即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昊天上帝於東都之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崇配其儀亦依乾封故事至景龍三年十一月親祀南郊初將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希㫖上言后亦合助祭遂奏議曰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上令宰相與禮官議詳其

事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建議云皇后南郊助祭於禮不合但欽明所執是祭宗廟禮非祭天地禮按漢魏晉宋及後魏齊梁隋等歴代史籍興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禮史不闕書並不見皇后助祭之事又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南郊祀天並無皇后助祭之禮尚書右僕射韋巨源又協同欽明之議上遂以皇后為亞獻仍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執籩豆焉時十一月十三日乙丑冬至陰陽人盧雅侯藝等

請奏促冬至就十二日甲子以為吉會時右臺侍御史唐紹奏曰禮所以冬至祀圓丘於南郊夏至祭方澤於北郊者以其日行躔次極於南北之際也日北極當晷度循半日南極當晷度環周是日一陽爻生為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冬至卦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為六旬之首一年之內隔月常遇既非大會晷運未周唯總六甲之辰助四時而成歲今欲避環周以取甲子是背大吉而就小吉也太史

令傅孝忠奏曰準漏經南陸北陸並日校一分若用十二日即欠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上曰俗諺云冬至長於歲亦不可改竟依紹議以十三日乙丑祀圜丘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南郊有司立議惟祭昊天上帝而不設皇地祇位諫議大夫賈曾上表曰微臣詳據典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按禮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傳曰大祭曰禘然則郊之與廟俱有禘祭禘廟則祖宗之主俱合於太祖之廟

禘郊則地祇羣望俱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而大祭異於常祀之義禮大傳曰不王不禘故知王者受命必行禘禮虞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則受命而行禘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廟之享可知矣言類于上帝則地祇之合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屬於地羣望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又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

及天神此則禘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輔故事漢祭圓丘儀昊天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兆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壇於鄗之陽祭告天地棌用元始故事二年正月於洛陽城南依鄗為圓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西上按兩漢時自有后土及北郊祀而此巳於圓丘設地位明是禘祭之儀又春秋說云王者一歲七祭天地合食於四孟别於分至此復天地自常有同祭之義王肅云孔子言兆圓丘於南郊

南郊即圓丘圓丘即南郊也又云祭天而地配此亦郊祀合祭之明說惟鄭康成不論禘當合祭而分昊天上帝爲二神專憑緯文事匪經見又其注大傳不王不禘義則云正歲之首祭感帝之精以其祖配注周官大司樂圓丘則引大傳五禘以爲冬至之祭遞相矛盾未足可依伏惟陛下膺籙居尊繼文在歷自臨宸極未親郊祭今之南郊正當禘禮固宜合祀天地咸秩百神答受命之符彰致敬之道豈可不崇盛禮同彼常郊使地祇

無位未從禘享今請備設皇地祇并從祀等座則禮得稽古義合緣情然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或失其情精禋將闕臣術不通經識慙博古徒以昔謬禮職今忝諫曹正議是司敢陳忠讜事有可採惟斷之聖慮制令宰臣召禮官詳議可否禮官國子祭酒褚无量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曾所奏時又將親享北郊竟寢曾之表玄宗即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

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至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祀地有二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中官加為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為一百四座其昊天上帝及配帝二座每座籩豆各用十二簠簋㽅俎各一上帝則太樽著樽犧樽象樽壺樽各二山罍六配帝則不設太樽及壺樽減山罍之四餘同上帝五方帝座則籩豆各十簠簋㽅俎各一大樽二大明夜明籩豆各八餘同五方帝內官每座

籩豆二簠簋俎各一內官已上設樽於十二階之間內官每道間著樽二中官犧樽二外官著樽二衆星壺樽二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配五方帝從祀其上帝配帝籩豆等同冬至之數五方帝太樽著樽犧樽山罍各一籩豆等亦同冬至之數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配五方帝及太昊等五帝勾芒等五官從祀其上帝配帝五方帝籩豆各八簋簠甄俎各一五官每座籩豆各二簋簠及俎各一季秋大享於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籩豆之數同于雩祀夏至禮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

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禮記亦曰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别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説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

儒所説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上帝者天之别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

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氊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為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有其舉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實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為受命之主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

請以太祖景皇帝郊祀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
帝酌獻諫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
不合配享天地二年五月幹進議狀為十詰十難曰集
賢校理潤州别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判官水部員
外郎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周人則以遠祖
帝嚳配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於圓丘臣幹詰
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
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一也詩商頌曰長發大禘也

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五也爾雅釋天曰禘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

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昊天於圓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略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注或稱祭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為祭昊天於圓丘及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說孝經為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孝何不

言禘祀帝嚳於圓丘以配天而反言郊祀后稷以配天
是以五經俱無其說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
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頌雍禘祭太祖
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
玄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說或云禘
太祖或云大禘俱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
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玄之意因此商
頌禘如大傳云大祭如春秋大事於太廟爾雅禘大祭

雖云大祭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說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歌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羣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為祭天何棄周孔之法言獨取康成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說王者則當禘其謂祭法虞夏商周禘黄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説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産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稱出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

祭自出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為三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三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為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說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

愚以為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是鄭玄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為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異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

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
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
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
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
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
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
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

下稷契在其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天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

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爲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埽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

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祀遂闕怠亦甚矣黷與怠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於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尭克配彼天宗太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黜神尭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上帝佐也以子先父

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祖宗乖序何以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尭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為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歆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寓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髙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尭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於宗祀圓丘之上為昊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

懿為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内令行草偃服衮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為始祖明矣我神尭拔出羣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虞之勳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則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祖

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援據一何寡陋不愧于心不畏于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以學見達不敢不罄竭以禆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

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援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禘事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顧不蹈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至二年春夏旱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
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毁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
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
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
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
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沛豐公
太公無位無功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
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

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於唐高祖因之以為有天下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失孰大焉夫追尊景皇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

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叅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廣德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奏郊太廟大禮其祝文自今已後請依唐禮板上墨書其玉簡金字者一切停廢如允臣所奏望編為常式勅曰宜行用竹簡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宗親祀南郊有司進圖勅付禮官詳酌博士柳冕奏曰開元定

禮垂之不刋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禮典之文請一准開元禮從之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詔郊祀之義本於至誠制禮定名合從事實使名實相副則尊卑有倫五方配帝上古哲王道濟烝人禮著明祀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統天御極朕位攸同而於祝文稱臣以祭既無益於誠敬徒有瀆於等威前京兆府司錄叅軍髙佩上疏陳請其理精詳朕重變舊儀訪于卿士申明大義是用釋然宜從改正以敦至禮自今已

後祀五方配帝祝文並不須稱臣其餘禮數如舊六年十一月八日有事於南郊詔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上問禮官亞獻終獻合受誓誡否吏部郎中柳冕曰準開元禮獻官前七日於内受誓誡辭云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今以皇太子為亞獻請改舊辭云各揚其職肅奉常儀從之十五年四月術士匡彭祖上言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於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歸崇敬曰準禮立春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

立夏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立秋後十八日迎黄靈於中地祭黄帝秋冬各於其方黄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土生於火用事於木而祭於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於南郊以后土配合於典禮彭祖憑候緯之說據陰陽之書事涉不經恐難行用乃寢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將有事於南郊穆宗問禮官南郊卜日否禮院奏伏準禮令祠祭皆卜自天寶已後凡欲郊祀必先朝太清

宫次日饗太廟又次日祀南郊相循至今並不卜日從
之及明年正月南郊禮畢有司不設御榻上立受羣臣
慶賀及御樓仗退百寮復不於樓前賀乃受賀於興慶
宫二者闕禮有司之過也

舊唐書卷二十一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

禮儀志一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沈炳震曰必配下明有闕文考唐文粹及英華必配下應補入上帝而伏羲五代本配凡九字上下文義始明

道格上玄功清下黷○黷字誤文粹作瀆已改正

自是五精之神五神所奉矣○臣德潛按下應接以其是人主之象云云原本以字譌矣下誤接其又以五

方帝五帝五官從祀云云共誤二千三百餘字今已訂正

以睿宗配○臣德潛按下應接其五方帝五人帝五官從祀原本誤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共三千三百餘字今已訂正

詔百寮會議○臣德潛按下應接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至末原本誤接天是人主之象云云共四千二百餘字今已訂正

舊唐書卷二十一考證